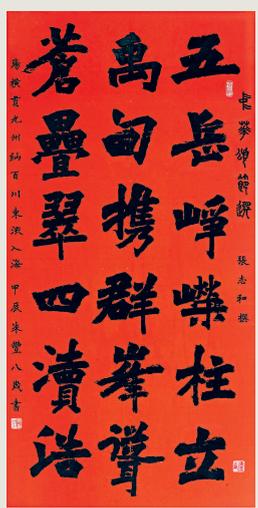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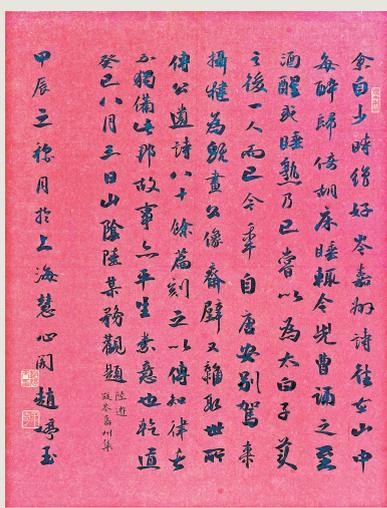


十年万人“晒墨宝” 书坛新人展风采

◆ 韩因之



在刚过去的2024年,我们举办了第十届“晒墨宝杯·全国小主人书法大赛”。这个面向全国青少年的书法大赛由上海韩天衡文化艺术基金会资助、主办,上海市书法家协会联袂主办。十年前,我们首开了这个由线上和线下结合的文化赛事的共享平台,旨在让孩子们领略艺术之美,汲取传统文化的精髓,大胆地把自己的书画作品“晒”出来交流、展示。

书法作为中国独有的艺术门类,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在数千年悠悠历史中,它们既彰于庙堂,更显于民间,是镌刻在中华艺术文脉上的古老印记。通过学习书法,青少年可以培养细致的观察能力、深入的分析能力和准确的表达能力。通过练习书法,青少年可以感受到汉字的形体美,树立正确的审美观,激发追求美、创造美的欲望。

通过线上征稿、网络海选等创新模式,“晒墨宝杯·全国小主人书法大赛”很快成为

书法学子竞相参与的知名赛事品牌。每一届大赛,都是对书法篆刻艺术的诚挚致敬,也是青少年艺术才情的精彩展现。从最初百余幅参赛作品,到如今数千佳作争奇斗艳;从几个省份来稿,到全国积极响应,“晒墨宝杯”不仅是展示书法篆刻魅力的舞台,更是培育书法新人、传承文化的重要平台。

为庆祝本次赛事圆满成功,同时展望下一届大赛的新征程,韩天衡文化艺术基金会邀请了沪上十位著名篆刻家,共同设计出11枚吉语印稿,限量打造铜印,每款30枚,共计330枚,其中部分铜印作为本届大赛的奖品,以鼓励莘莘学子继续为书法传承发展注入新活力,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传播贡献力量。

书法作品被誉为“无言的诗,无形的舞;无图的画,无声的乐”,展望2025,“晒墨宝”将继续与更多青少年以笔为楫,以墨为波,在书法艺术之海畅游。

岁末年初说扑满

◆ 李笙清



零存整取的味道。说到扑满,历史上还有一段以扑满相赠作为警示之物的佳话!《西京杂记》卷五中,记述西汉邹长倩以鸟、素丝和扑满赠给公孙弘的故事,亦见证了古代清廉官吏公孙弘保持勤俭本色、避免“满则扑之”的一段佳话——公孙弘以元光五年为国土所推,上为贤良。国人邹长倩赠鸟一束,素丝一襖,扑满一枚,书题遗之曰:“扑满者,以土为器,以蓄钱具,其有人窃而无出窍,满则扑之”。说的是汉武帝时期,公孙弘刚踏入仕途时,友人邹长倩担心他会在官场中迷失自己,便以一束鸟、一襖素丝和一枚扑满相赠,警示他“士有聚敛而不能散者,将有扑满之败”。公孙弘老年官至丞相,一生恪守初心,清正廉洁,成为一代廉吏。

清代刘纶有一首《扑满》,形象地描述了一家人其乐融融使用扑满的情状:“罍其腹,减其口。上如覆盎下如臼,匪厄而漏瓶而守。小儿宝之比钱数,使我空囊日见丑。瘦妻笑扑手,急为小儿剖。今日餽餽傅氏百不有,他日逡巡与耶试取酒。汉甌前,唐匱后,肖物于兹得八九。那知周庙间,敬器垂铭久。格人元龟宁尔咎,且待朝来虞兮关,恣尔高擎画叉走。”由此可见,清代扑满的使用率依然很高。

古代扑满多为陶瓷质地,不易保存,留存下来的扑满多出自历代墓葬。如今,古代扑满的后继者——储钱罐仍然在大量使用,形制多样,既是儿童积攒零钱的器具,又是漂亮的工艺品,不但承袭着源远流长的中国扑满文化,而且传承了勤俭节约的良好风气。

“只爱满我腹,争如满害身。到头须扑破,却散与他人。”这首充满哲理意味的《扑满子》中提到的“扑满”就是如今的储钱罐,也是我国古代民间常用生活用具。使用扑满的历史悠久,司马迁的《史记》中就有文字记载。由于扑满最后都免不了被砸碎的命运,所以古时人们使用的扑满大多用成本低廉的陶土制作,亦有少量的瓷质扑满。

扑满,别称怪囊、闷葫芦、积受罐等,如宋代田园诗人范成大的诗句:“床头怪囊大如拳,扑破正有三百钱。”以及清代朱骏声在《说文通训定声·需部》说:“受钱器也……如今之扑满,苏俗谓之积受罐。”

扑满形制简单而规整,一般都是外圆腹空,上部开一狭小缝隙,便于将零散铜钱塞入,没有设置出口,是为了积少成多。其制作工艺是先拉坯成形,后慢慢修整。腹中部外表拉坯按顺时针方向螺旋式上升,接近顶部时,左手从器内撤出,边旋转边用右手自下而上往里压迫肩部的器壁,致使圆洞逐渐缩小以至消失,形成乳头状尖顶,结果产生一个完全封闭的空腹坯体。肩部外表经过快轮修整,留有顺时针方向螺旋式上升的细密轮纹,最后挖投钱孔和穿绳孔。

我国古代大多使用方孔铜钱,平日多将剩余的铜钱放进扑满,“日有赢余,辄投扑满”,作为一种家庭勤俭节约的风尚而存在。有的扑满上还开有小孔,用于穿绳悬挂。旧时商业往来,年底必须结清欠账,且年底需要用钱的地方很多,故古人多将过年视为过关,称为年关。每到急需用钱时,主人便将扑满砸碎,将日积月累积攒的铜钱取出使用,有点

“年年有余”说笔舔 ◆ 胡胜盼

书房中,被誉为“文房四宝”的笔墨纸砚,大家都比较熟悉,除此之外就知之不详了。其实,文房用品中还有很多辅助工具,如笔筒、笔床、笔船、笔屏、笔帘、笔挂、笔格、笔捺、笔洗、笔架、笔盒、水盂、糊斗、墨床、砚滴、镇纸等。笔捺是文房用具之一,作用是验墨浓淡或理顺笔毫。笔者最近淘得一只鹿角笔捺,制作精巧,颇为雅致。



而久之,便对秋叶产生了一种情怀。笔捺在清代虽为实用品,但已有专门用于收藏和观赏的精品。笔捺在嘉庆年间与乾隆时期的器形相差不多,一般都是随形器,如制成树叶形、蛤蜊形、獾形、荷叶形、梅花形、锁形等,其中又以荷叶形居多。荷叶形笔捺中间的叶筋常用突起纹饰表示,线条流畅,叶形翻卷,酷似荷叶。制作工艺往往很精美,务求典雅,意取吉祥。笔捺一旦从单纯的理顺笔毫用具发展到可供赏玩的艺术品,除具有精、巧、雅的鲜明特征外,其文化内涵在融入了文人个性化的追求后变得更加丰富。20世纪清代的笔捺制作技艺及人文内涵基本上延续了清代的制作技艺和设计思维。笔者手中的笔捺就采用了“双鱼戏荷叶”的设计,取意汉乐府诗:“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其中有着“年年有余”的吉祥寓意。

新年伊始,品赏“年年有余”笔捺,自有一份特别的喜气。

古代文人认为,饱蘸墨色的笔毫,一需检验浓淡,再需加以理顺,用笔捺来“舔”出笔锋,方能落笔。笔捺始于何时已难以考证,南宋赵希鹄的《洞天清录集》将文房用品列为10项,无笔捺记载。明代屠隆的《考盘余事》一书,列出的文房器物已发展到45种之多,且功能明确,已有笔捺的记载。

明代清玩之风颇盛,文人雅士对于文房器物的追逐登峰造极。文人竞相立作,记述文房清玩之物。最为后人所知的,便是文徵明之曾孙文震亨所著《长物志》,与校订过《西厢记》的戏曲家屠隆(字长卿)所著《考盘余事》。这些著录中皆出现“笔砚”一词,与笔捺乃是一物。“砚”字,本义为暗暗查看。蘸上新墨的笔毫在砚上试探一二,以较深浅浓淡,明人用这个字为器物命名,可谓生动清新,情趣盎然。在其他著述中亦有“笔砚”的说法,“砚”字象形,以舌感受滋味之意。《庄子·田子方》记载:“宋元君将画图,众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笔和墨,在外者半。”意指把画笔濡湿、调和了墨,以备作画。“笔砚”之名,活泼形象,氤氲着浓郁的人文气息。

明清时代笔捺多是片叶造型的小浅碟,其材质有陶瓷、水晶、琉璃、玉石等。至于为何采用叶子造型,有学者称,古人曾用秋叶作笔洗,见其边缘翻起,状如舌,恰可顺笔毫,久



石湾陶艺·佛手

◆ 原野

秋末冬初,大自然换上斑斓的衣裳,而花市里,佛手却成众人瞩目的焦点。去年的一次“港珠澳之行”,我有幸在广东石湾觅得一对金灿灿的陶艺佛手,它长10厘米,宽6.5厘米,高7.5厘米,形象逼真,煞是惹人喜爱。

佛手属于芸香科植物的果实,是香橼的一个变种。其果实形状独特,色泽金黄,香气浓郁,因形状类似手指而得名。它溢出的芳香可以消除异味,净化室内空气,更是让人心旷神怡。无论置于客厅茶几,还是挂在书房的墙上,都能为居家增添一份雅致与温馨。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由于“佛”与“福”谐音,所以“佛手”也有“福手”的寓意,拥有它就仿佛拥有了一双“有福之手”,同时其吉祥寓意也是多方面的,既有幸福、安慰的情感寄托,又有吉祥如意的美好祝愿,还包含了勇气、力量等积极向上的寓意。明清瓷器常见的三果纹即佛手、桃子、石榴三种水果纹饰,寓意多福、多寿及多子。

古人还留下许多关于佛手的诗篇,如明代唐寅的《佛手香味浓》:“佛手香味浓,飘散四方中。人间珍品贵,佳果满枝红。”此诗赞

美了佛手的浓郁香气与珍贵,称其为人间之珍品。清代曹雪芹的《佛手诗》:“佛手如意裹甘泉,胜似人间万事牵。红颜薄命如风过,佛手千秋永绕前。”其中以佛手为喻,表达了对人生百态的感慨,以及佛手所象征的吉祥如意与永恒。这些诗句不仅描绘了佛手的形态和香气,还常常赋予其更多的文化内涵。

这件陶艺的作者是杨通行,一位来自贵州黎平县的80后小伙子。黎平县有不少土窑作坊,主要生产瓦、罐、钵、碗等生活用品,但规模很小。杨通行从小就对“玩泥巴”很感兴趣,为了生活,更为了事业,他只身来到陶都石湾,师从陶瓷蚂蚁创始人、“蚂蚁家族”族长、陶艺大师潘汾淋。经过二十多年实践摸索,杨通行在陶艺方面取得了突破,用石湾陶和坤釉,调制出一种配方独特的釉料,并成功创作了《喜上眉梢》《呱呱来财》《连年得利》等作品。其中,《喜上眉梢》采用喜鹊和梅枝为创作题材,《呱呱来财》采用青蛙和白菜为创作题材,《连年得利》采用莲叶和荔枝为创作题材。得益于特制釉料的亚光效果,这些作品比传统釉色更自然更生动。